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柟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雪樓集卷二十三

元　程文海　撰

銘

玉融小孤山之子衍孫歲甲申加元服山翁祝之曰維爾衍美有文冠而字曰季蕃後十有二年廣平程某訪梅於小孤山之下衍請其說乃爲之銘以廣其意

大衍之用一乾二坤坤道資生草木以蕃美暢四支其

吉維元匪直也文德行本根敬内義外如車兩輪孤山之子石塘之孫視我銘詩勿替彌敦

心齋銘并序

郭德基為張游道求此心齋扁余作心齋二字遺之銘以申其義

人惟一心何彼何此天飛淵淪匪尺伊咫此之名立物我對峙是非善惡相挺而起有齋翼翼昭晰表裏專名曰心自我更始心耶齋耶心即齋已回不違仁知者夫

子如愚坐忘孔莊異指體認少差毫釐千里吾克吾已吾復吾禮歸眎吾齋靈臺止水

福州路學二銘并序

至元癸巳余至三山既謁夫子廟即脩學宮葺大小學以来諸生作亭後圃為游息地落成之日天新雨以時雨名之洎大德丁酉七月乃大脩廟學越三月告成以其餘力築壇樹杏於亭之前發篋中舊蔵祖庭杏壇二大字張之竹溪黨公筆也浚

池左右取重兊之義更時雨曰麗澤而繫以銘

杏壇

謂有人邪窅兮緇林謂無人邪洋洋乎金石之音斯道何在日用常行厥臨孔昭參前倚衡夫子之徳昊天罔極仰瞻堂壇如有所立

麗澤亭

彼滋者澤矧兩而麗究其相漸有友之義此湮而枯杝彼有餘我潤而沃溉爾不足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勉哉

作聖其淵其天

趙履道履齋銘

蟻封其旋車輪其曳奚道奚徑孰平孰陂蛇虺之頭虎狼之尾危石薄冰慎哉舉趾

靜虚齋銘并序

寂然不動者天地之體也感而遂通者天地之用也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獨靈於其間者以方寸之中備此理耳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之

體本靜而虛惟其靜故足以燭羣動惟其虛故足以納萬有倘克己之功不加此心之體不具則戰之以物欲塞之以吝驕而發揮形著於外者始與天地判然而不相合矣是以君子體乾坤之健順勉焉日孳孳焉至於體立用行範圍參賛則學問之極功也詹君雲卿以靜虛名其進脩之室蓋其識趣精詣志力強敏坐進此道不占有孚廣平程某敬而銘之曰

噫靈臺萬化宗如水止如鏡空鑑妍蚩靡遁容来無迎去無從一物無萬理融寂不動感而通此天徳惟聖功賢希聖將無同

尊經閣銘 并序

南陽書院既成乃葺舊閣謀藏書也會憲使歴山公俾提舉學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書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學者彚經史子集為八架架有壁而加扃鐍焉噫匪囚之也匪以為觀美也匪循故常而

資夸柄也亦曰讀之而已里非無儒也家非無書也惟無常師常産之憂是以有此學也於戲宫居而師友之又為之賦飲食以飲食之甚矣古之人不幸而不獲生於斯世也亦甚矣今之人幸而猶得聞古之人之言也可弗念歟夫聖人之言如天賢者之言如地諸子百家如萬物尊經猶尊天也

銘曰

厥初生民有哲有愚表之君師身為其樞亦既降只緊

訓之敷載陽載陰闔慘闢舒式如玉金家國貞符豈無衆言或翼或扶仰之彌高欲近而疏南陽之廬里黨之學殿堂室門中仰崇閣集厥大成於此焉托擇焉執焉熟焉復焉惟聖希聖惟賢希賢于以潤身于以豐國左右逢原欲其自得傳道解惑亦思厥官刻此銘詩無廢後觀

藏室銘并序

讀書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島之藏室老氏之藏也

三谷之藏室程氏之書之藏也藏之云乎亦讀之云乎銘曰

前數千載在方策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専蟄讀書名山尚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揷架非藏佔畢非讀咨爾朋来問津三谷大徳八年歲在甲辰暮春之初華岡子書

范陽許氏餘歡堂銘

讀書潤身治生潤屋歡信有餘意無不足人方劫劫我則愉愉心廣體胖仁宅安居不名一錢朝衣東市一一飄風所謂長喟那知許事一杯陶然欹枕前榮浮雲在天昌其銘詩予攸好德異日升堂尚非生客

逍遥遊銘 有跋

光風霽月魚躍鳶飛熈熈皡皡浴沂詠歸彼逍遥遊意得自我是將無同孰云不可漆園非古句曲非今吾名此堂寔名此心歸去來兮吾亦荷蓧青山白雲相望一

笑

茅山劉尊師驅役風雨神鋒凜然而襟韻甚高意悟飄洒留京蓋久非其好也今將言旋余深愛敬而莫能留乃為書逍遥遊三大字以況其為人又為之銘以篤永好君歸而揭之榱題乎則是余朝夕與君周旋也

吳氏主静銘

仁義中正以静為主主之伊何天君内處不貳不參常

居其所以立人極以保天子水止之平鑑空之睹由中御外厥用孰禦生色晬然見於其宇季札之孫請事斯語勗哉進脩毋忝爾祖

毋不敬銘

德之聚禮之輿出與出居與居有克念孔子徒有弗念視此書

孝里銘

四端之宰萬善之先秉彝之懿制行之全有虞烝烝標

爾萬世蔚其緇林𠂤閲不置我行其野聞周於蘄使者式之書開之眉入出昕昏目在心守孰亡蒼旻孰不黔首元聖之處奚闕而稱里仁為美所美非名亦有高人其居曰栗黄中通理取材落實保兹之素企彼之崇通德遐矣千年鄭公希聖希賢尚其永錫銘于閭左各共子職

自牧堂銘

人心惟危如馬不羈出入無時勝虛抵巇不蹶則迷地

中有山嶽而能卑謙則象之天地鬼神咸貴於斯君子法焉以收其馳如牧于坰白駒之維彼牧伊何不圉不奚匪我其誰維天人師訓亦如茲驕慢自高非我法宜以瓦鉄食衣壞色衣視退轉心鞭策常施與吾聖言不期而期惟此上人白足赤髭讓光定慧我有世希自牧之名夫豈自欺吾銘其堂誦吾所知欲徵吾言徵諸聖辭

蜀舟惟良省身齋銘

聖人之學惟博惟約既達夫博乃守其約其約伊何忠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已信謂以實傳之於師習而勿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吝傳必由聖以戒頗僻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卒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省身冉氏惟曾是企拳拳服膺是亦曾子

肯堂銘

濟其美復其始構于此施孫子

聚齋銘并序

郭靖州履字元坦沉敏端實好學不眩名其讀書之室曰聚齋廣平程某為之銘曰

古之君子學也為巳不患莫知患不知此如彼衣錦猶尚之褧外雖闇然内則甚炳玉韞山輝珠藏淵媚苟有諸内物豈能蔽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謂人不聞我則巳贖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謂人不見我則巳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翼翼其心曖曖其輝大禹不矜庶士交正顔

子若虛後世稱聖敝緼非恥懸鶉非窮君子存誠執乎中庸郭氏元坦惟簡惟淡我銘娶齋以作爾監

虛室銘

即虛為室所苞則彫謂室曰虛其中有我由虛生白生之者誰既云虛矣誰其見之粤有真義獨居其奥曰希曰夷相與徑造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我客戾止玄玄迎門

鈍齋銘

銛故恒劄久則必訛驥於駑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飄抵石敗波疾走翾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遲以毓天和百歲獨長如援魯戈美哉象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爾琢爾磋久不潰成錐則屢磨銘以訊之今者若何

箴　贊

友敬堂箴 并序

長樂亦山陳公請余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

敬之義作為家訓以儆諸孫古今言行有闗於天典民彛者盡在是矣且求余言余何言作友敬堂

箴

兄弟之身初則一體痒疴疾痛孰彼孰巳兄弟其弟匪曰恩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倫是惟天命非自外來惟友惟敬分財取少纎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讓之細然而性善於此著形一家和順千世典刑為兄克友非敬非弟干戈琴㧞何有於悌為弟克敬弗友非兄㒷

豆燃萁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愔愔其肅欽欽反是不思為犢為禽爾堂曷名敢告司箴

李府判家巴延忠武王畫像贊

烈烈桓桓如河如山功極名完盛德之容維恭維寬幙府同心戚欣燠寒儼其當年長劍高冠追隨凌烟尚永弗刊

喬達之學士真贊 集詩句

顒顒卬卬示我周行俾民不迷俾爾壽而臧

喬達之内子真贊 集詩句

如山如河如鼓瑟琴宜爾子孫秩秩德音

玄武贊

數尺之藤萬縷之墨玄雲勃興靈物偪仄天君跣立臨下有赫瞻之若夢卷之無跡兹其是耶知白守黑

貞義處士家傳贊

周司徒以六行教民曰孝友睦婣任恤吾觀李君其幾之矣不然何惓惓於事若是而子又克肖益大之是家

也其不謂之行義之家歟

危槐坡真贊

待之不来呼之不應異哉槐坡斯之謂命

黄成性史學提要贊并序

史之為書也博而雜其為學也煩而易遺出没浩瀚而不可執也必設羅落以張之混澒闠闢而不可窮也必立檢柙以制之此史學提要所攸出而始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贊曰

清升濁墜厥既滋久有物有事膠葛紛糾削牘殺青水委海受有窺其源涉足濡首惟江夏氏操網結紐婉而成章弼彼天牖如珠纍絲如魚在罶何千萬年誦之在口吾觀世學使我心疚昔拙而藏今巧而荛襟裾馬牛為世所醜此有要言毋廢而手惟江夏氏顔鑚壘守心千古前身萬古後歌以颺之叶其節奏往茂藝林勗哉不朽

李秋谷平章畫像賛

天作之君必擬之臣猗歟秋谷潛龍舊人輔導羽翼藹然師友圖像青宮德義是取九居五位轉坤旋乾道同志合匪人伊天萬國具瞻始會天意玉質堂堂儼廓廟器身為道寄道以身弘孰道孰身穆穆逕衡道不計功而功孔灼千載如新雲臺麟閣

白雲平章畫像贊

温温其恭廓廓其容堂堂乎拔俗之標槃槃乎學古之胸宜夫致功則隆致位則豐身居廟堂之上神游丘壑

之中匪青山與白雲孰與吾心而可同

王仲澤真贊 二十四歲卒博學有名

吁嗟乎仲澤玉質而金聲矢直而砥平胡不能以久生吁嗟乎仲澤何饜于學餒于福豐于德歉于位富于名嗇于壽盖所然者人也所不然者天也吁嗟乎天豈不在所承承哉

陳氏三先生畫像贊

默軒 賡子颺

猗嗟子賜邁世之材三鳳之首多士之魁學足以尊主庇民氣足以摧奸斥回作室者方資以梗楠豫章為禮者方賴以犧象雲雷四佐大幕曾未足少展其風之培邈超遥乎羲皇之上翺翔乎河洛之隈千載之下拜公像者凛然猶有生氣哉

涪軒 庚子京賡之弟

猗嗟子京古人之學四俊稱首後進先覺方力養於洛西卿相莫能易其樂一振鐸於河東禮義化行乎千槊

豪如杜善甫望顏而氣下驁如李長源聞語而膽落留金逆旅安知墮器之誤却賈圍人不忍病馬之鬻百世之後聞其風者不廉貪而敦薄耶

肅齋 元忠時佐庚之子

惟公彌父嘉祐名臣八傳至君為儒之醇刋偽落華冠義服仁其止安安其動循循天爵既脩富貴浮雲政成于家化及邦人訟者求直不言而信貸者告匱折劵予貧不忍羸牛食之終身附郭蓺桑盜者莫親惟君之學

追古與鄰素髮朱顏廣袂長紳五柳有言無懷之民葛天之民

宋學士真賛

蒼然松栢之干霄粹然瑾瑜之出璞人稱尚徳之君子自言為善之最樂宜其身事四朝位列九卿登瀛洲上玉堂而恐終歸於黄閣也

趙克敬真賛

岩松海檜鱗皴磊磈與風雲會文隐于内樸見于外不

知者謂此其神傳知之者以為天繪白雪老人獨曰此鈍翁鈍翁也蓋屢百世而猶在

任東卿真贊

邈矣千載懷哉此賢先進之後後進之先春風池館晴雪林園相逢一笑握手無言

徐佐卿墨龍贊二首

駕鴻濛兮上寥廓風雷相纏雲噴薄駭而視之墨池涸收吾丹養吾素髯君來衆勿怖

說

適齋説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鰲數仞之鷃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怳然而失志僬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曾二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為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

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亥家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為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為羞處約為怨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

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岩漁於水濵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為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為著其説至元二十九年夏五學生程某敬書

實齋説

草木之成為實何也以其種是則生是而不渝其初也羽族之孚亦然故孚亦為實人之所得於天者其生之理也實生之後而偽其人也非其天也盱之士陳櫸孟實以實名其讀書之齋初余未識人皆稱其賢謂其言也信謂其行也果純乎一實者也及既識則誠有如人所稱者焉嗚呼古今偽言偽行以欺世盜名者多矣能讓千乘者或不能不愠見於簞食盖能勉強於其蹔者未必能掩覆於其久也孟實與余相周旋於金陵廣陵

凡四載今年歸自京而孟實留吾家考其行如其言而終始如一日也則孟實之為實也不既實矣乎為之作實齋說至元癸巳暢月上弦廣平程某書

王肯堂遂慵軒說

翰林侍講學士王君名構字肯堂自號曰安野矣買宅於京師又榜之曰遂慵僕竊惑之夫安野君以文學被眷遇有列于朝正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之時也去年留京師嘗為賦詩曰安野標慵豈必慵所以諷也而君意

殊不樂似以僕為不喻其意者僕之惑也滋甚會出使閩海已受命不敢宿留亟就道故未暇為君竟其説夫人生而父命之冠而友字之名與字固未必有所取義而亦有取義者觀昔人所以名君字君之義豈不望君以作室之事歟天下猶大厦也垣墉塗塈非一日所能完棟梁榱桷非一木所能任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肯堂而後可以構必乾乾必蹇蹇必夙夜匪懈庶幾乎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

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慵乎哉人固有身在朝廷而志山林者矣大槩野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所安也伊尹之耕野未遇則然終身所安不在是也裨諶之適野有謀則然平時所安不在是也晉公之緑野安矣君欲效之不亦太早計耶吾故曰君有列於朝而欲安於野乎未可也安於野猶未可而可以遂慵乎哉僕之惑殆不可解而君之意誠有所未喻也客有喻君之意者曰慵一也而有二焉有可慵者有不可慵者子於

父之事臣於君之事不可慵者也世之人世之人飲羽於市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終身役役以至於疲薾行盡如馳而莫之或止此可慵者也而慵於此者幾何人哉君之所慵在是爾吁人有其非而遂其非遂之不善者也君有所慵而遂其慵遂之善者也而子何訾焉僕於是釋然曰客言當矣為人臣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失一心於公事國事雖私事家事有不暇顧而況乎聲色勢利之所以奉身者而暇勤勤乎哉君之慵是也

僕之惑非也君能慵於其所可慵則必能不慵於其所不可慵不慵於其所不可慵則必能如韓子所言之匠氏如柳子所言之梓人以經營於斯世而天下皆將在廣厦帡幪之中矣他日功成名遂而安於野僕當勞君曰吾今而後知大矣哉遂慵之功敢書此以寄至元甲午四月八日廣平程某書于三山憲司之繡緣堂

文矩名字説

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物非矩無以自致於方矩非物亦

莫著其為方之用蓋矩者梓人氏所謂角尺也必上下均平左右若一然後舉此而加彼推巳以及人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然器非人不行用之則隨所施而無不中度弗用則亦自守其尺寸之常此君子又有蔵器之喻孟軻氏以規矩方圓之至與聖人人倫之至並言夫豈徒者文椽名矩而字子方材器兼人如刃之新發木之向榮六翮既舉而風廹之也求余説其名字之義因書所聞以復之抑又聞方者地也非厚無以載體之者

興也非輪亦無以行有弗思思則得之

静山說

瀘川劉君求静山說於廣平程某曰艮之象為山山有不遷之體焉故曰艮止也為學之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世以山為仁者之所樂因以仁者之静歸之而曰静山夫山固静矣不静惡能為山然山不徒静而已也若曰山徒静而已則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與夫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獨

非出於山歟蓋靜其體也動其用也言用不及體無本言體不及用非道劉君體用之士也默而識之吾言初不必竟

蕭文孫字說

文者道之著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凡天地間形聲之異品類之繁孰非是道之著而因其文而文之者聖人也君為文武臣為周公聖莫盛於周故文亦莫盛於周而又有夫子集其大成故其言曰吾從周

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乎文乎豈翰墨之謂乎為士而舍周公孔子宜何師乎吾故人蕭則平之長子文孫既孤而字未立為之字曰從周且叙其義以告焉尚勉之乎當使則平之友異日咸曰則平已矣幸哉有子如此

劉時中字說

古人致禮樂以治身心惟恐須臾之或縱以離於中和也風氣既降家自為教人自為學賢知過之而愚不肖

者不及不得已而慎獨之訓生其防之於未萌者蓋甚微且密也然君子之中庸夫子之時猶言民鮮久矣然則不亦難哉劉君端淑老成言動有則觀其名時中而字仲謹必能守慎獨之訓而自防於未萌者中乎中乎抑將何以驗其為中乎苟能於人所不知巳所獨知之地慎之慎之而又慎之其必能知之矣劉君傾蓋平生不日而又别故為之説以識予念

龍牙説

物之能神變無方者莫龍若也其蜕於江海之濵盖欲遺其形迹之累以遂其神爾余嘗怪夫西方之學以遠離生死為宗至其梏於形迹則返有甚於世俗之為觀其於摧牙朽骨猶眷眷不舍又時出光氣舍利輩以眩愚盲不亦可疑笑已乎令或得殘片斷株於江海之濵曰此龍之遺也夫龍既已遺之矣靈於彼者乃取之知乎不知乎若通真雷尊師真得猶龍之學者也觀其赤手把茅於江干不十五年而千柱之宮岌然以起是可

謂能神變無方者矣又觀其為規必欲千載則比夫龍之所遺厥有重輕矣太初公探龍之穴不得珠而得牙因以贈師豈亦況其猶龍之謂予謂師之猶龍非他學猶龍之學荒唐無驗不可究者之比也喜而書以贈焉

蔣沂字說

言俗化之善者必曰齊魯然觀一變至道之云齊魯固自有差等也學者舍周孔奚師欲知周公孔子之所存舍魯何適澹然公子名沂而字師魯子知其非謂前希

曾而後轢尹以騖夫聲也亦非謂左曲阜右闕里而繫其迹也盖曰周公孔子道之表也沂泗汶洙魯之望也務學必窮其源見道必于其本此命名制字之旨歟師魯志尚不羣材鋭而年甚茂知道之方縱轡極詣當何所不至然予聞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孔子之於魯也恂恂如不能言者欲尋二聖人之所存此獨非耶師魯其慎所師哉師魯名父之子且所從又往往皆名師前之説固巳飫聞而飽誦之矣於其南也并祝加餐

宗人萬選字説

蘄春宗人子祥之長子曰萬選字舜舉家學有源才業駿茂教邑庠録郡校皆無煩言而有令譽余自武昌東過雪堂舜舉侍其父在焉因請余為其字説夫選於衆而得咎繇舜之知人也而咎繇陳謨亦曰在知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而性能自知者然後能知人耳唐虞君臣皆有明徳氣合道同萬世師仰是以孔門心傳亦以明明徳為學者先務夫所謂明徳即帝典克明俊

德之德咎繇德明惟明之德也人有此德顧吾所以明之之功何如耳咎繇躬有明德是以陳謨則謨明弼刑則刑明今子方職于學則明明德新民是為先務異日致君澤民於雍熙之世何莫非明德之用者然則脩身待舉吾安得不為吾宗望哉

王天錫字說

魯人誦其君曰天錫公純嘏嘏者大而且遠之福也純者全而不雜之名也天之予人者莫不善亦莫不純純

嘏即純德之所致也然不曰福而曰嘏蓋慶有餘而後其福大且遠也不徒曰嘏而必曰純者蓋吾之所爲莫不善故其所遇亦莫不善也余友楚山王君以名其子曰天錫牧菴姚公因而字之曰純甫純甫又謁其説於余純甫名父之子方左右就養懽聲和氣雍雍盎盎其致嘏之道未可量至於純一不雜則問學之極功性分之終事是非他人所能與也子必勉之夫學問者何亦曰去其糠粃吾性者而已德而至於純非一日之積也

故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子必勉之

賴歸字説

平章政事安南國王來朝從行者賴安撫名歸謂余求其字與號愚按字書歸音三而訓各異切區韋者曰山貌切苦軌者曰山小而衆切丘愧者曰獨貌愚以其意推之山則山矣皆未盡其義也天下篇曰歸然而有餘靈光序曰歸然獨存然則歸之訓如曰衆山中之獨高者庶乎盡之於是字之曰伯高至若號之云者古無有

也然而因其名之有字而復字其字以示訓抑何傷乎於是號之曰謙齋謙者地中有山之象也山高矣而不自有其高故易曰謙君子有終吉夫易之占吉凶悔吝四焉吉一而已而謙六爻專之高而不自高之功也伯高伯高吾為子危之卑而不可踰吾知免夫皇慶元年鞠有黄華雪樓道人

趙克敬二子字說

集賢趙君克敬既名其二子曰適祖述祖涿郡盧處道

字之曰承宗紹宗已而避宗廟之嫌也東平王肯堂易之曰承忠次忠禮雖不諱嫌名然臣子之道止於敬而已雖諱嫌可也克敬以余老友其子承忠又同禁林俾申其忠之義釋者曰盡已之謂忠則忠之道盡已焉耳苟盡乎已以之事父以之事君以之正夫婦友兄弟信朋友凡脩齊平治之道無一不備且父敬而子忠所以承先訓後亦至矣傳曰使民敬忠以勸不在君之父子乎所謂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亦盡已之謂也盡已

之道無他學之古而已矣勗哉二忠

商繼顯子孫名字説

善者必傳乎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矣善者必無報乎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矣顧其所積何如耳盖論其人則當積之至於終身論其家則當積之以世世世愈傳而積愈厚是之謂善繼彼所謂斬也特以一世之善而言耳余讀集賢周君正平所爲商君繼顯名字之説而喜典刑之篤論也復喜商君父子以善傳家也又喜繼顯

之善繼内能顯其祖考外不負鄉先生之深期也嗟夫使令之顯者人人同然豈非名教之望世俗之深幸哉令繼顯子三孫十四繼者可謂衆矣繼顯既各命之以名媿之以字訊余俾申其義繼顯之意葢曰吾為人子孫吾則若此令為吾子孫者庶亦如吾乎嗚呼人孰不欲有子孫亦孰不欲餘慶然使為人子孫者皆能以其祖父之心為心豈復有不繼者哉夫所謂君子者以進德脩業為本而進德修業則貴於及時令繼顯之名子

皆以時而字以德則義方之訓切矣木之用不待賛彥之美不容稱脩而具之為羣材舉而用之為羣彥則繼顯之詒謀者又遠矣為之子孫者可不各思其義而勵其志乎曰時敏德脩時膺德進時中德庸者子也棣威桓武彬文杞柔棟隆桂實楫濟栩和采禮槩平極高格通榦直棫才者孫也今年敏初以父任詣銓余因識之恂恂易良世濟將自兹始夫以繼顯材望之孚事業之著而其適長年逾五十猶未登仕版是亦可見其不競

不綵之教者然則余辭其費乎

祭文　祝文

祭佘秋山廉使文

維至元二十有九年歲在壬辰春二月丙戌故江西廉訪副使奉議大夫秋山先生佘公之柩至自長沙次于盱江郭南門之外後三日己丑友生程某謹以潔牲柔毛庶羞清酌告于公之柩前曰維公禀氣峭剛賦形敦厖重如泰山喬岳肅如烈日秋霜盖其得於天者厚故

其發於文學政事者類其為人此公之所以為公而吾之所以深敬愛也嗚呼令其死矣始吾游學于撫得公景定甲子所校程文讀之一時預選皆名流次年悉登上第吾時尚少於是始聞公名而未能詳也國家平一土宇公官于鄂叅政鹿泉賈公北方宿學淯政荊湖於人少所許可於公獨加器重吾時留京於是益聞公名而未及識也歲丙戌蒐賢来南公適在盱首以應詔公亦勇往不辭入覲清光大稱上意起家風憲往貳湖南

于時權要腹心星布碁置舉手摇足且陷譴呵公如快刀健斧不避盤錯風采大振為諸道最化弦更張遷為江右憲副鄉邦顒顒望公遄驅日月幾何凶訃遽至知與不知失聲嗟悼嗚呼惜哉公之享年六十有四有壻經紀家事護柩来歸有子雖尚童稚日可冀其成立公死無憾也然公於不可為之時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及今新政之始乃公行志之秋也傒公共昌正氣以報主知誰謂公竟溘然而逝嗚呼痛哉吾官滿還家甫終

慈母喪事而公柩適至想公音容思與欵欵共談當世事而不可得矣潔觴敬祭以寄一哀公之精爽能如平生少鑒吾誠也乎嗚呼哀哉尚享

重脩南陽書院告成文四首

先聖

惟夫子為郡邑之通祀崇儒乃聖朝之鉅典南陽敝甚無以揭虔妥靈度材鳩工爰作新廟仲春庀役長至告成謹以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奉兖國公顔子配

武侯

三代而下論王佐者惟公一人南陽祀之為鄉先正某

鄉之願學者也欽若明命勉勵於斯修敝補廢職分當

然幸底于成敢忘昭告

鄉先賢

某垂髫時来游斯學固已服膺公之盛心將指此来則

遺規隳廢已甚竊效先覺遂忘其難經始於歲首訖役

於仲冬殿閣堂房門堦安奥庶幾茍完日長至舍菜于

先聖先師告成也噫嘻徵公基之令孰構之繼令以始尚其相之

司土

惟神職司此土亦有歲年學之㪚也為士子羞學之修也為神人喜徼福訖役工徒無虞且謝且祈垂祐永永

郢中先墓祝文

仰惟高曾卜居古郢再世經營生計既定林廬在原宅兆于嶺牛羊滿村鄉田同井中罹百憂遂適他境令六

十年遺蹤未冷粤從徙居朱紫交映國恩固厚亦緣家
慶惟宣慰叔作藩南屏郢實所部因得歸省既封既植
且闢且整鄰曲之榮子孫之幸自兹以来又十温凊嗟
惟末孫早際明聖兹焉来鄂憲節是秉謂邇松楸可以
瞻偵欲去不能拘於簿領睠然長望徒有耿耿緘辭寫
心遥酹酒茗仰惟髙曾英爽不暝尚鑒畢誠式回幽聽
相我後人以安以永

又

其效官此土庶邇先塋水遠山長尚隔千里茲霜露之既降慨瞻省之末由爰遵常儀謹脩時祀仰冀靈明之格少歆追遠之誠餘慶所覃式安且永

偕菴祝文

仰惟二塋相距一望松楸連蔭雨露分流而合祀有堂猶循舊設近者幸成先志改立偕菴茲既畢工敢嚴遷奉伏望明靈共格去故就新相敬如賔受烝嘗於永世克昌厥後瞻屺岵以長春

乙巳春祀西高渠墓祝文

曩官于鄂稍近先塋令焉顧瞻又隔湖漢每遇歲時之改不勝霜露之懷敢飭彛儀遥陳菲薦伏願俯歆微悃啟佑後人家慶所覃其寧惟永

乙巳春祀武昌墓祝文

遠違松楸已再閱歲嚮風西望寸心盡然兹當雨露之新庸致蘋蘩之薦伏望俯歆微悃安裕九原佑此後人益綿家慶

己酉八月祀郢墓祝文

向官湖右稍近松楸暨列朝班雖專遣祭令已三載草木蒼涼况值兇徒肆其侵伐驚動泉壤不孝罪深兹来武昌實奉朝命因再削牘直于有司就寄純誠虔具薄奠霜露之感倍萬尋常仰惟尊靈俯賜歆格默垂幽贊妥佑如初

己酉十月祀武昌墓祝文

兹以使事蹔留武昌瞻望松楸百里而近霜露既降中

心惕然専遣門人代陳時祭使事將畢躬拜有期仰惟
尊靈俯歆怵悃益安益固流慶綿綿

書啟

答黄草塘書

某再拜草塘黄君教授足下往者客居於洪實與足下
同州里聞而不面之日久矣儼然造予喜慰參半又辱
携教編摩二書連繙數策已窺足下之用心幸甚幸甚
世無實學真識因陋襲弊苟焉自安至於上下数千百

年之間扶大經尊大緒立為一書暢所志而垂無窮此古聖賢所為也不意於吾州里而獲足下太息敬羨不能已已此其為惠蓋亦大矣而又侑之以駢文儷句溢口虛美殊非足下所宜施諸人者而僕亦何敢安受之乎且以足下精誠絶學大雅不羣使之紬繹金匱綜理木天固當頴然出羣士之表顧猶抱其所言下教於潛深伏隩者豈非以相為引重朋友之責而不言誰知其志不得不姑為此屑屑耶夫薦進名士大夫當路貴人

之事也異時僕在官聯有所識知未嘗不噓以微吹如戴晉人之吷令則謝病退處非事所宜故於足下不過徒太息敬羨而已方今文治熠興無昧弗燭倘足下之聲光益盛亦何待衆多之口而後顯哉劇思與足下談體有少苦厚意不可不報故破此默默而以書惟足下幸察不具某再拜

答存心何希之自脩書

某與執事相知非一日獨以出處如參辰不獲一展平

生之好乃若承風藝林翫芳玄圃其渫雪厭飫久矣令者辱書𤼵稱謂甚厚局縮愧悚良不敢當也往者士大夫狃於流俗既不以古人自期又復不以待人故其誇頌云云者其心豈誠謂然哉亦曰人施於我而我悅我以施於人宜以悅也言之無諂辭受之無歉色一彼一此以是相先豈非既不自期又復不以待人乎令執事過聽曲愛而寵光之雖去流俗萬萬然溢美已甚終不敢當也伏惟先德醲粹宜託之命世之筆而頋以見諉

豈亦出於過聽謂可遂不朽之計而然耶此誠孝子慈孫之心也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薄功有淺深未必並行而俱遠也而能使千載之下聞而知之者猶若見而知之是豈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令某誠自謂拙於言辭不足以光昭先德以塞孝慈之心而又不可咈也勉叙次来示以復盛指筆墨猥擴多慚見知何時良逢庶幾傾盖不一一

乃者與太虛談樂聞足下名德之高問學之懿相距數舍言讞無從徒懸渴心耳學之不講久矣豈徒學者之罪亦父兄師友之過也夫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仁其表而文其景也後之言文者或不然不鄙惠

答何端奇書

書猶及後生之學甚盛甚盛請誦所聞與足下論之文者何也猶之卉木之葩華氣之所鍾欝勃充盎故其所發輪囷紛郁不主一態然皆出於有本有元初不期然

而然者世俗因倣而為之雖形色肖象無一不如人之見之者亦未始不以為如也然即而求其神氣流行潤澤充滿則又若漠然者何耶其故可知已今之為文者類此故未有無表之景也亦未有不式其表而惟景之取也蓋聞古之測景者或於陽城於滑臺於交州必有定所而后以考寒暑之中若持竿而行仰而俯視曰是亦景也而可乎今者幸甚足下猶肯以文章風厲後生然後生之病無志者不論有志者政在於持竿視景耳

倘足下併有以教之滋益幸也足下又不鄙欲僕為之發題僕自顧素非能文不過少壯以来事役四方聞見積久故於兹事稍能明其寸尺若欲使之操斤執引與工師相倡和及以其氏名為所緝之重則足下不免過聽誤計焉耳狐裘羔袖可乎然意不可孤抑亦朋友之責勉承所指或取或去政在識者紙短心長書不能盡願幸無訝

賀某學士新居啓

伏審分玉堂退食之閒開甲第富有之美南窻北牖嘯傲羲皇上人左圖右書商略宇宙內事風清日麗心曠神怡問揚雄之奇方隨厦燕助右軍之筆竊効籠鵝笑而受之幸莫大矣

賀張疇齋承旨續絃啓

伏審法喜重諧吉㴋載協杜陵野老政須燕玉之謀山谷閒心始笑湯婆之拙允為佳偶永共歲寒菲爾俗儀聊申賀意

雪樓集卷二十三

雪樓集卷二十四

元 程文海 撰

題跋

題趙仲遠所藏韓幹三馬

仲遠出三馬圖不著何人作然畫肉不畫骨奚官皆唐人大類韓幹幹以畫肉見稱吁畫馬可也相馬以是不失馬哉仲遠慎諸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令年春余歸毋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于令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

跋虞子及家藏趙千里義鶻行圖

義鶻事子美得之樵夫傳至令以子美詩故使不遇子美一時且泯没無聞況可垂千年乎然則未可薄待世

之人以為不鶻若也有如此鶻而名湮滅者蓋亦多矣悲夫事固繫乎其所遇也夷齊亘古今義人也遇夫子而名始彰雖然夷齊豈求名於後世哉

虞子及家寶藏此卷蓋趙千里所畫至元壬辰夏五余如京師子及遠餞袖以見示與鄧閒詩吳幼清同觀于吳城山之寓舍三復嘉禾葉侯跋語簡而有味無庸復贅辭以子及之請也聊署紙尾而歸之時月

雎于畢程某識

跋魏鶴山帖

鶴山翁記州縣學十數究學道之本原藥學者之痼疾黔陽其尤深切著明者也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又黔陽一篇之警策翁曾孫資深出示此卷乃在渠陽時與李肩吾賡韻筆精墨妙又復明揭二語以誨人惟恐後生晚進讀文字只作一場話説過也前輩喫緊教人如此三復降嘆

跋静恭楊文安公庭傑遺事

昔余季父西渠翁繇淮南幕府歸省嘗手文一篇愛賞不置曰此同僚見山楊公之作時余尚少未能省也及余與蜀人唐靜卿同直翰苑言眉山楊氏經學文章之盛為詳蓋靜卿楊所自出獨余以生晚不逮前輩風流為恨則思識其子孫焉今年歸自京師紉清來相勞若視其篋有見山公之子焱翁所述文安公遺事與王文公遺妾事大類然一出真實無毫髮矯亢意或又過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君子慎獨之學也楊

氏之世宦宜哉見山距文安六世位亦通顯矣而無緡錢鍾粟遺其子其所以遺之者葢有以也焱翁字挾卿初以父澤授法曹復以進士貢禮部令隠不仕貧甚而守益堅余未見世德如此而有不昌者也挾卿俟之至元癸巳陽月下弦廣平程某識其末

題姚抑齋送徐丞之崇仁序後

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浮光徐君縣肖從事佐望邑其行也抑齋姚端夫有

贈言焉端夫正人慎許可而所以與徐君者甚厚期徐君者甚深也豈徒為是褒美而已哉君治邑未朞年而賢士大夫多稱之新一堂於公署之北名之曰相山以端夫贈言至而徵大字於余相山直邑之南高聳特起自昔以祠欒巴巴漢良吏也所至有功德于民與杜喬周舉諸君子並受朝命為使者行部郡縣君日坐是堂對是山追想古人之遺風而尚友之以為世良吏則其名其堂當與是山相為不朽余之字又何足為輕重乎

而端夫所與所期真為不虛譽矣夫樂道人之善余與端夫同是心也既為書三大字而復識端夫贈言之末如此徐君勗哉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春分遠齋程某書

書鄒次陳所藏先世告身後

余少游臨川覽郡志慕宜黃鄒公之為人公諱極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匄祠未幾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與方外異人逍遥烟霞泉石

間固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然自昔賢人君子可大用而不及究者其後常有人而不知公之子孫為何如癸巳冬入閩獲與公之七世孫次陳偕叩其家世乃知公之後以名登于禮部吏部者累累有之且出公提刑告身及初任太和主簿告身示余余於是重有感也嗚呼世之為人子孫而不能保其先世所有者多矣何獨告身也哉次陳字周弼少年掇世科文學器識亦既光于前矣而所蔵先世告身又能至于今不失以為世

世子孫傳家之寶則公之後豈不為常有人矣乎涪翁甞與往還集中有曰松滋令者公伯子云至元三十一年暮春之初遠齋程某識

書王西溪中丞徐容齋參政贈邵炳炎手墨後

天下初一閩士邵君炳炎詣闕上書天子下其議踰年有命貳會府兼領一道學事未朞年去官再詣闕上書有命叅議行省為上介使海外不至而復於是君倦遊矣自北而南走諸公間以歸一時多贈言焉及昇中丞

西溪王公書歸去来辭歸盤谷序以贈及叅政容齋徐公書簡齋送張仲宗歸閩中詩以贈烏乎二公之心豈特以華君之歸而已哉是誠有羡於君之歸也昔之君子之出而仕也役於人以憂人之憂者也伊尹傅説辭耕築而起若不得已然未三聘未旁求二子將終身樂其所樂而已則夫後之君子之既出而遄歸也能不役於人以憂人之憂而得以自樂其樂非天下之至樂歟余是以知二公之誠有羡於君也余備位南臺時事

二公為長故知二公為深王官將滿告歸未及遂而逝徐之心猶王之心也至今縻于浙欲歸而未可豈特二公有羨於君而已哉余亦誠有羨於君也夫以君之得以如張如李如陶而歸也余之未得以如君而得見二公之所書也不有似越流人之見其所知乎如之何其不喜而賛也雖然張之歸閩致其仕也君之歸陶之倦而還耳其遂無心以出乎哉余未去將又為君書昌黎送石處士序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昌黎語也余

於君亦云至元甲午四月晦廣平程某書于閩海憲司之繡綵堂

跋朱文公通鑑綱目槀

遂良出示通鑑綱目槀一幅書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朱子之筆維昔道學諸儒於字畫盖不数数然也獨朱子少嘗學書而其字畫竒偉卓絶片紙流落人之好之寶之也殊尤雖然朱子之為人綱目之為書其所以可好可寳者夫豈以其字哉覽者詳焉至元甲午中秋

廣平程某識

題興化路學修造疏後

按莆廟學宋咸平間方著作儀所建迄今三百餘年屋老可想矣往時士大夫談所學必曰自孔氏然稽之誌載儀剏始後未聞有出一語及改作事三百年如天覆焘之澤一畒之宫輙憚其難若此而郡冷掾欲以區區之志起廢於一旦談何容易余於是且壯其志而嘉其来請也因捐鶴俸復書其後為方令士大夫學孔氏者

之勸云元貞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廣平程某書于三山繡綵堂

跋山谷草書徐禧送靈源上人二詩

涪翁書徐德占贈靈源二詩豈亦喜其清新耶德占永樂之舉欲因熏腐之餘以立功名此豈足以語方外之學者想其捋須揚壺喪身覆衆之狀巳歷歷在源公目中矣大德元年四月二十日白雪道人觀

跋東坡帖

蘇公坐謫時有在都城見叔黨而障面者及遷儋耳鄭嘉會靖老乃能以海舶載書千餘卷為借亦可嘉已公和淵明贈羊長史詩以謝之有好學真伯業比肩比相如之句千載而下知有靖老士烏可不自附於青雲哉此帖言所借書收掌如法前輩借人書籍愛護如此皆盛德事吾黨所當服膺

跋大慧帖

大慧坐張橫浦謫衡陽僧中之豪傑也前輩謂使其冠

章甫衣逢掖力量氣魄當是晦菴象山一輩人令觀與其徒作别書如此真蔡子應所謂靈岩山下大朓空者合爪起敬

跋商季顕所蔵王鹿菴先生詩

至元丙子余至京師拜承旨鹿菴王公于玉堂之署蒼然而古雅凝然而敦厖望之肅如也既而獲近清光蒙聖眷實維公奬進汲引之力公長史館余備員末屬朝夕接緒言故知公出處為甚悉初山東反仄公豫料其

敗棄妻子脫身來歸先皇帝嘉之寵以殊禮其告老也
上東門祖餞榮於䟽傅兩宮錫賚特厚賜田給稍官其
壻於鄉郡以奉之晚歲雍容里閈天佚壽齒寄情賦詠
蕭散閒適盖風韻似香山而忠義剛介之氣則又過之
歲月荒寒墓木已拱每念游從之舊未嘗不以之興懷
來閩四載同寅東昌商公季顯一日示公居山東時古
詩數首東社端誦究如侍几硯時也惟公之趣與香山
同故其詩不期而同惟商公之趣與公同故所好亦不

期而同余雖不知詩而知商公與公之所以同者又有出於詩之外也泛濫烟雲俛仰古令不知同余心者又何人哉大徳丁酉暢月既望謹書

跋梅花集

梅花之詠萌於六朝達於唐盛於宋以吟為事者謂無梅字為俗故有作者必曰梅何其多也然廣平一賦無傳後来傑作膾炙人人口者亦止一聯半韻耳又何寡也百十年来賦者百數家和者又數十家梅且遭矣抑

有疑焉余留黃金臺邊二十年意雪霜貿貿非江左比此花奇絶傲兀當有大賞音而諸公間不惟無一字及梅花且未睹豈北南風氣固爾殊哉余歸自閩得閩士謝君無疑百詠讀之於梅不可謂無意者屬余多故未暇細論君年壯方有四方之事異時馳騁風雪中孤標雅韻挺然特出百詠當有新什余亦當為君大書特書不一書罔俾此兄笑人寂寂

書何希之試策後

宋進士試訖甲戌是年甲科余首識第二人路君萬里繼識第四人熊君朋来盖余家寓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王君龍澤仕國朝為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人何君希之臨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歲隐居無求脩然世外自守如澹臺子羽之正而宰邑者每禮於其廬可謂賢已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余余讀之竟竟而歎何歎也既往盡歸閒指點未来須㑂别枝梧邵子云大徳已亥十月之望廣平程某書

題山中白雲編

梁公大節唐一人耳太行片雲尚能感人至今因想公之忠誠所以感當世者此之充也然慈母之線每動念於游子是獨何心使其日在膝下仰睇雲浮千貌萬態亦何足芥蔕阿奴碌碌誠可羡也盱江山長嚴季安示余編詩題曰山中白雲余且有感矣曩留京師去雙親萬里嘗取遠以名齋以志遠遊之過迨今回首徒重潸然盱汝一衣帶間君且歸矣山深酒熟奉以為壽從板

輿賦閒居試問天壤之内孰易此樂

題長沙譚生卷

臣子盡心力以爲其君父本人心天理之常耳自忠孝之名立世道亦槩可知宋之靖康國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祖得爲忠臣長沙之俘家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身得爲孝子余覽其銘詩爲之廢卷三歎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亦懿哉譚氏之傳家也

題趙方塘作劉子遠字說後

余與方塘翁同朝者餘十年别之亦十年矣来黄鶴讀所為劉子遠字説如旦莫語時也為之悵然且人生能幾十年令乃屢十不一十耶雖然自其可久者而觀則去之千萬里後之千萬世猶旦莫耳茍營營於毀譽沾沾於耳目雖名喧勢震自以為遠矣而非也然則十年夫何足歎向余築室京師題曰遠齋盖有志乎是而令吾猶故如文卿之善教子遠之善學庶其不負方塘翁之祝也喜而書其後

跋立齋字後

吏以刀筆為譚仁義者所賤久矣法選吏於儒旨哉然冒以入者十九於聖賢立身之説如梵夾然余官中外垂三十年閱金於沙熸然而光目為之眩持節湖右吏有朱芾者進止氣貌儒也視其言亦儒也余方以吏事責之弗暇及儒一日進請余書立齋字問之則曰小室之扁諸儒亦既銘序之矣因出諸袖間則或獎或承其言立也章矣噫立未易言也亦未易能也以其所頌者

為規而不以為喜庶乎其可

題楊從善卷後

大德四年秋蒙恩使湖右舟至吴城有儒其體貌者頎然迎拜曰湖右書吏楊從善與語質温而業廣意靜而志勤盖稱其體貌也有字乎曰希元於是携之偕行者半月既至凡抱文書以前者余一一束以吏事觽之頎然者亦不見其儒矣然每思盡江行未盡之語而未暇一日持卷軸来祈一言視之大夫士歌頌其讀書之竹

軒余乃知所謂稱其體貌蓋有本源而竹與軒特筌蹄耳又請余書大字曰中菴儒以無過不及為中法家者流輕重適平為中其義一也子方緣吏業儒倘於此勉焉日孳孳焉則余之所謂體貌特令之所見而已又豈可量哉子令遷屬湘南行有日余於竹有所不暇言湘南竹鄉也有賢使君曰踈翁簡書之暇子其端拜於庭請問竹之所以為竹者五年三月晦前一日程某書于

歲寒亭

重題羅生卷後

後十有四年余官湖右而恭有之子將其父命來請曰僕老矣弗能游矣惟是辱公贈言令箧之如新敢介永德以見且謁教焉向余承乏南臺齒髮壯志氣銳下筆亹亹數百言不休字畫亦勉自振飭年運而往舊蹟觧后至前幾不自識若此卷者是也於是頋永德曰老者豈獨而父哉詩則我既言之矣進而論其本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表裏二者而性

情之詩其太倉稊米也豪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昔人評詩云爾然則老而後成是固一說也子歸而求之

書趙公勗齋記後

至元二十六年權奸秉政民物騷然僕以侍御史自行臺入奏覲有所悟權奸聞而大恚請必殺之賴天子聖明屢請而屢不許諸大賢亦憐其志並加覆護幸免虎口而勗齋趙公當時大賢一人也覆護尤力盖公以忠勤發身以愷悌接物勞於王事有年權奸之時亦多故矣

强者激弱者遯怯則附而公安步徐言於其間全正氣於惡侯偃巨防於横流故彼不至極而隨敗公之功為多而非獨於僕為然也然公不自為功衆亦鮮能知之

晉楚離居萬里相望辱寄巨軸于武昌且命曰其為我益一辭視之㬜齋記也夫公之所以名齋者胡君之言信而有徵矣僕之文不如胡公又將何辭乎雖然僕蓋有所感矣是非之公固有歷千載而猶未定者毋恠乎焚林抱木之徒也然則不知而不愠者信君子矣惟㬜

其在我而已者斯不亦又君子矣乎僕於是而益知所勉矣抑胡君之所言或者亦僕之所知而僕之所知胡君未之見焉用告于讀斯記者至於公之所命僕蓋無以復之也

題象山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公来往翰墨情與甚真若此帖者甚多余家亦寶数紙恨不使安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題王氏遺墨後

學者僅知初寮公以文章獨步一時不知其得所矜式
見其出入宣靖不知其不肯詭隨盖公及識東坡知所
慕用字畫亦儼然令尹中郎復生學者其可無見聞者
嘉叟從張魏公游人品自不待論翰墨猶犖犖有竒氣
逮至提刑公世雖益近而家聲則益遠矣令德植又能
自絜於洙泗材譜美茂有絶塵之姿家聲由是將益大
不遠千里需余一言是豈非繩祖武之盛心乎惜吾無以
助其見聞而徒黔紙尾耳雖然德植令得庠序課最上

考功金門天開穆穆布列其見聞觀感豈江海之濱之比哉固將有下堂執手以升者當是時徳植勉旃請伸此卷

淮水清王氏寧枝葉美茂他姓莫如也山長君族有三槐家有初寮所宜世濟其美令君名庭槐而字徳植濟美之志可謂决矣然徳植雙聲不利於口曷不遂曰濟美生客咸曰然乃書以易之

題淵明圖

當其時或交臂而不之識亦既遠矣乃共以筆墨追求之聊代淵明一笑

書五代死節傳後

大德五年御史詹君奉使湖廣余以官守間獲欵語聞君談忠孝大節慷慨激烈至五代王鐵鎗事尤凛凛生風及詢家世知為總制公之適子也總制公宋末戰死其忠勇與彦章同其死之事又同然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似特為君發也暇日因取彦章傳繕寫而歸之筆

墨非工髙山仰止之意不能自巳焉耳昔黄太史暗寫孟博傳誤處不過三四令余展卷尋行然後落筆而猶不能無誤人之相去何啻九牛毛哉併志余愧

跋郝仲明御史自叙

至元丙戌余待罪南臺始識今監察御史郝君仲明見其於吏事明而有斷心竒之而未暇與語也既而余言事忤時宰羈留京師時仲明在内臺間得與語而未知其學也戊戌余歸自閩與吳幼清論易學則曰江西廉

司經歷郝君於此用工專而且精余駭曰吾仲明耶余與之共事久曾微一言及於易仲明之深蔵若虛固可喜而余之闇於知人則甚矣自是往来于胸中思一見而問焉及来湖右會仲明来監選事乃始扣擊一二於潛齋許君所得其自叙而讀之䟽其師授之源發其心得之藴固皆吾平昔之所未聞者益恨余之闇於知人也噫易更聖三有道四説者非一家得此者遺彼未易言也余起諸生沉埋傳註至研極則往往口戟而舌縮

仲明乃遍參諸方深造道妙如此盛哉惜方縻於公事未能難疑問荅盡發祕藏姑書此以識余過他日書成當膝行順下風以請

題禊帖

曩聞遊五臺者人人言見文殊問之則或雜雲物或現光相或渺渺然山谷間又問之則曰神人其可即哉潛齋示此帖因識所聞

題張君用贈行卷

名爲天子耳目之司任無小大皆不可苟臺總於上憲列於下監察御史絡脉於其間皆所以達聰明目繩愆糾繆扶治本清化源也顧使庸悍詭墨之流得執簡牘以吏於中焉嘻其非矣余承乏臺端凡再考去之十年耳今之官往往曩之吏焉者然則可弗重歟穰人張君用余來湖右所貢吏也臺不以爲非而俾吏察院將行手一卷以進視之則陳說禮法是非蜂起余卷而謂之曰爾知禮與法乎畔于此必麗于彼合乎彼亦必合乎

此未始有同異也今議迂闊者必曰儒詬深刻者必曰吏禮豈迂闊而法豈深刻哉然持衡而視其兩端若一俯一仰焉非平矣甚則權墮而衡折爾余所知也其亟行乎愼爾所持毋負所舉

書鄧中齋名謝氏三子說後

至元戊子余官南臺時中齋鄧公客于昇傾蓋劇談互有所發别去十五年聞其訃於武昌又明年謝君汝霖持其名三子說來讀之意覈而言慤猶若對面語也當

是時汝霖齒髮彊壯意悟飄洒往來余二人之間余亦志氣方鋭不知老之將至今汝霖諸子皆振振濟濟頎然出於其父歲月不問可知然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此天道人事之常而於中齋所謂攸好德可勉自貽哲命可知者當惕然以思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學者所願學焉者謝氏三德倘能以中齋之訓自勵則於立功立言如木之有枝泉之有流耳然而石者泉之母也密則清土者木之基也厚則茂未有身不立

而能是三者也亦未有能是三者而身不立者也三德其懋敬之故待中齋舉其二而缺其三者猶有所待也汝霖將何以復之乎

題家人經傳衍義後

家人之卦辭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嗚呼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豈有亂與亡哉夫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

故治天下之道備於家人一卦非已備也所以為治道之備者始於此也嗚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獨非聖人之治乎予於是深有感於此書矣有問治天下之道於德亮者請執衍義以往抑以風自火出之象推之風以動化言火以家宅言蓋曰化天下必自一家始也爐韛之説固善若曰火自風出乃可德亮謂為何如

書桂林瑞芝圖後

天地好生人亦孰不畏死而欲生然生不可必求而有或力求之者學仙是也死非所求而終若求之者因辟是也萬死一生之際而能使之必生其惟良醫與仁恕之吏乎夫其使之必生也非能益造化之數也非敢亂章程之名也盡吾心而體天地人之心以求之耳故曰求其生而弗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真誥曰人能遍服五芝可絶粒輕舉本草曰凡芝皆延年起死彼學仙與醫者能言之未必得之令桂林傳舍之芝見於仁恕平

反之後是則所謂芝者誠生氣之祥不死之劑乎然仙與醫雖得之未必效之果而及之衆也且仙者之求其生未若醫者之求人之生也醫之求人之生又未若仁恕者求人之生之公之溥也然則芝何足圖如王君者乃可圖耳

題羅伯達卷

余讀諸公贈羅伯達文序而知士之不可不求知於人也伯達譙人自湘憲改吏湖右者二載余雖知其老成

歷練介然有守不激不隨同儕有疑咸咨之然亦不知
其名父之子所謂介然有守不激不隨者蓋淵源有所
自也大德癸卯波遷桂憲余方惜其去無以尼之將發
手一卷求贈言余讀之曰嗟夫矯矯亢亢惡圓喜方者
果皆晚遇耶卷中諸賢其許與不妄彼既已知之矣復
何庸贅獨以垂老無罪而入瘴癘地又奪其儕之所審
決者是則可念耳若曰必余言而後見知於人則人之
見知者亦淺矣知不知非余之所知五嶺皆炎熱宜人

獨桂林是則子所當知者

題姜尚志所述祖德卷後

爲人祖考之心孰不欲其子孫之皆賢以永其家者覃之心思守之行事顯之教言至於著之彝器而祖考之術若幾窮矣子孫亦嘗以其心而反事之乎知此則知姜生尚志之心矣欲其祖考之賢聞於人顧肯甘於身之不賢而聞於人哉雖然春生秋殺孰主張是亦盡其道之當然者故造物者以無心為貴令人言濟衆之事

必曰陰德夫既曰陰德矣何庸人知宋莒公之蟻芥出於戲劇而其所報盡於世俗之所羡慕而不可得意彼亦一橋也其用力甚易而猶若是然則尚志亦安之哉何庸人知且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尚志亦安之哉

書傳道集

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以言明道非得已也道至伊洛而大明逮紫陽益無餘

緼凡公所著與其門弟子之記録何啻數千百萬言或不可數計唐虞以來於斯為盛令故家遺俗存十一於百千公之族胥亦或淪落其高第弟子子孫徒藏其片言隻字以爲身榮以為家鎮嗚呼是亦可見道之升降矣若止齋先生清規懿學讀其窆石之志凛然平生猶足以立懦夫於百歲之後其子孫又能世其學而不變君子之澤豈必五世而斬哉夫止齋所傳之道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萬君方以其學而及人其必

自茲始

題唐名臣言行類編

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往聞斯語今親見之余觀中齋楊侯拳拳於唐之名臣緝其行事以爲斯集其慕用之意已深夫豈以安邊境立功名而自足哉然逢時展用孰無此心令侯盛年敏志況古人所就有不足爲而又生當其時亦何所欲而不遂唐事特其土苴耳雖然房杜爲唐臣稱首而何以傳無可載之功竢侯造朝言

還當相與一一評之

跋唐括子舉遺安堂記後

躬貴富而幸爵秩廣園田以遺其子孫者欲其安於貴富也處賤貧而以一經一業遺其子孫使之安於賤貧者有幾蓋有之矣其子孫能安其賤貧者又有幾思德公之言讀翰林之記而後知世固未始無也子舉家遼東昔管幼安索居于彼者數十年聘召者屢而卒不至至使時君畫其衣冠容狀問其起居辭令以慰顧見之

心若幼安者真能安矣抑誰遺之乎吾不知德公子孫如何令子舉好學自脩安於先訓吾深有所感矣喜而書其後

題翟氏貞節

柏舟之詩起於父母不明其志是故惓惓懇懇永歌嗟嘆覬於聞者閔而舍之也使若翟氏泯然自由於志節之中内外相安無奪之者則三百五篇無此篇而二千八百餘年之後不復知有衛世子共伯之妻矣然則所

遇亦有幸不幸哉抑未知夫家爵里氏名若貧賤而能然謂之知義富貴而能然謂之秉禮禮也義也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其流行不匱於閭閻閩閾驗之尤信

跋揭曼碩文槀

余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兹事必妝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期若王良造父之御駸駸然益遠而益未止何曼碩之敏且巧若此乎柳子有言

吾之俯也滋甚

題南翁編

五色不齗眩而目自眩五音不齗感而心自感至理之中有自然者存不可以意求而力索也猶之於文三才之所生也宇宙之所馮也治忽之所徵也而或者不察置盂水而吹之曰此亦天下之至文不亦惑乎南翁深於斯道其發也如豐山之鍾其成也如匠慶之鐻吾於是而知茲事未嘗忘特猶儵之與忽不可必其相遭耳

喜而識之于篇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少陵翁謙以自貶而惰與不能者以藉口吾欲因南翁編告之

書張文振實記後

士有常言曰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此言誠是也然必志與才並時與位偕而後可行斯言往余聞文振於朝行既又識文振於閩粵知其以宇宙內事為已分內事者然猶未深悉其平生歸自湖右聞父老談張史君之美者踵相接令觀斯記所謂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耶

他人觀之未必知之知之未必信之余則固已知之而益信之矣題曰實記允非欵言雖然志也才也時也位也制於已者二而非已之所能制者亦二令文振豐於三而少嗇其一而非文振所能制也豈非制之者猶有所待乎不然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矣何事不立哉夫制之者有所待以否余雖不知而事之有待於人者皆是也然則制之者尚何待乎

題熊氏生意槀

天地以生爲心聖人以天地爲心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兼天地聖人之心以爲心者其惟醫乎醫之於人也技若賤而甚貴施若狹而甚博也俱民也而死生獨寄焉非貴乎身不必徧也而其書公焉非博乎醫之道與聖通矣臨川吳君幼清吾所敬也熊君又幼清所敬者焉予取熊君之書讀之其術周其説博信乎可敬也已况服膺唐虞三代之言以文之益可敬也已不達則爲良醫熊君之志達已

乎惜予不早與㓜清從事於斯以達其志也因志吾志

書何安子四書後

四書至朱子註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爲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誹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説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

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捧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余嘉之爲書其後他日當與黄饒二先生之説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書何太虚集易象後

聖人俯仰遠近取象以畫易盖不可窮也彖爻之辭説卦之賛因其所有言之耳而後之註易者曾莫之及間及者往往穿鑿傅會不出乎自然此朱子所病也故曰文辭象數或肆或拘何君太虚以彖爻所取象類而析

之得之者固多矣昔余在集賢見台州一老儒日以錢布卦觀其象得之者多親切吾友吴幼清亦言曾於古祠香爐中取炭燼畫卦於紫觀之此卦通又滅之畫他卦豁然有悟嗚呼安得三君日相聚共竟斯事哉

跋麓泉記後

盱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余書麓泉二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友吴幼清爲講麓泉之義而記之無餘藴矣復求余言令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談相也星命地理

與夫談相者口舌爲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計效目前亦豈能如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之迂且誕乎哉古者醫師之職歲㑹其成十全為上十失三失四斯下矣漢詔問太倉公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死生之所係要非可以虛譽求也㓜清記麓泉之義而不記其驗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謁諸醫或曰驚或曰

風明可一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齊而愈吾弟女子昉一歲而病瘍既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齊精神如常時他小兒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僂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令以往某病某證以某藥巳録而記之他日詔問執此以往而不在余區區者之一言也

跋韓生夢康樂字卷

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此孝子慈孫之能事也

蓋天地間惟一氣耳人生其間得是氣之全由是理之正則遠而天地近而父母推之以及人之老之幼皆是氣之流行而安有扞格而不能相通者昔之人有能由是理秉是心而貫於微顯者不可遽數已嘗試言之齧指而心痛微而顯者也見饋而泣涕顯之顯者也觀於此則韓氏子之夢寐誠可謂微而顯者矣嗚呼人於一髮膚之不若人非至痛甚害於身猶或視之愗然況夫形骸之隔哉余於是不能不深有感於斯文矣抑由古

以来若韓生之爲子者未可謂無人也而或不表於世以終其身者何邪寧非有幸不幸乎然而非孝子之所務也傳不云乎親吾親也雖然孝子慈孫之心是亦可念已

題李雪菴臨諸家法帖後

具一隻眼然後能識又須具一隻手然後能臨今觀此卷是能以一手眼化爲千手眼者蘭奢蘭奢蘭奢華言好也

雪樓集卷二十四